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投轄錄 投轄錄

蓬萊三山 祥符中，封禪事竣，宰執對於後殿，真宗曰：「治平無事，久欲與卿等至一二處未能，今日可矣。」遂引群公及內侍數[數按說郭及四庫本補]人入一小殿。殿後有假山甚高，而山面有洞，上既先入，復招群公從行。初覺暗甚，行數十步，則天宇豁然，千峰百嶂，雜花流水，盡天下之偉觀。少焉至一所，重樓複閣，金碧照輝。有二道士，貌亦奇古，來揖上，執禮甚恭。上亦答之良厚，邀上主[說郭作至]席，上再三遜讓然後坐。群臣再拜，居道士之次。所論皆玄妙之旨，而肴醴之屬，又非人間所見也。鸞鶴舞於堂，笙簫振林木，至夕而罷。道士送上出門而別，曰：「萬機之暇，毋惜與諸公頻見過也。」復出舊路以歸。臣下因以請於上，上曰：「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。」群臣愕然自失者累日，後亦不復再往，不知何術以致之。（祖父聞於歐陽文忠公。）[說郭作此予聞歐陽文忠公雲]

百寶念珠

慈聖曹後，嘉祐中宰相國寺燒香，後有百寶念珠價直千萬，掛領間，登殿之次忽不見。仁宗大怒，命盡係從衛之人，大索都下。捕吏惶懼，物色不可得。因念寺前常有小兒數人嬉戲自若，而不知其所從來，漫往問之，中一丫髻女子，年十二三，忽笑謂吏曰：「前日偶取之，忘記還去，今見掛寺塔之顛火珠上，當自往取之。」吏知其異人也，再拜以請，女子還，遂[原作還，從四庫本]入塔中，吏輩仰視，見第十三級窗中出一手，與相輪等，觀者萬人，恐怖毛豎，須臾不見。而女子手提數珠而下，授吏，複請曰：「中旨嚴急，願俱往以取信。」兒亦不辭，行數十步，立化通衢。開封尹上其事，上嗟異久之，凡坐累者皆獲赦云。

華山崩

熙寧中，神宗遣內侍高偉使蜀，既還，道由華陰，投宿縣驛中，忽一老卒若抱關者，前白曰：「某住此數年，今夕氣候非常，必有大災異，官人速去，或可免，不可留也。」堅請其行甚切。偉疑其有它，遲回來往未肯發。老卒曰：「若某妄語，來日官人回此窮治未晚，今已急矣，速去猶可投於前鋪。」偉異其言，不得已上馬，未十餘&~YWGV;，天色已曠，得小馬鋪止宿。俄而風雨雷電大作，震蕩轟礚，若天翻地轉，通夕惶怖。詰朝澄霽，遣人回視路，則曰：「昨日華山崩，少西十里，則高山大石，彌望不知幾裡，非復故道矣。」偉惶恐歸奏。先是，華山三峰，其高際天，有阜頭谷在華山之陽，至是谷崩，風雷簸拽，自山之背隕華山甚遠，此石方墜地，壓覆二十七村，被其害者百餘里，平地為山，迷失舊處，郵驛不通者累旬，方疏鑿之，而後成路。朝廷遣官致祭，詔卹其邑。實錄中亦略載其事。山下立廟，俗為翻山大王云。偉後仕祐陵，亦甚顯名。

翟惟康

翟惟康，武林人，少有俊聲，年十八九即隨計入京。省試既罷，館於姊夫開封府推官沈扶家。會其女兄有娠入月，遣惟康市少備用藥餌之屬，偶自持之過相國寺，有警者善揣骨聽聲，惟康試叩之焉。警者曰：「子手中所持何物耶？」惟康曰：「吾來卜於子，焉問此為？」警者曰：「此非催生藥乎？此婦必生男子，非常之人也，子之前程實有係焉。俟此兒高官，子當受其蔭，始入仕。」惟康笑其狂誕一至於此，不問其他而去。是月，惟康之姊免身得雄，惟康自此連蹇。其兒即沈文通也，中甲科，三十為侍從，出守杭州。惟康為其持貢奉表，賀神宗登極，補太廟齋郎。元豐中，與先祖為僚，自言其詳，精妙如此，可以言術矣。王荊公集中載沈扶妻翟夫人之誌銘云：「今上即位，翰林守杭州，其季[此處原有介字，從四庫本刪]惟康奉獻得仕」是也。惟康後至正郎云。（以上三事先太史雲）

章丞相

章丞相初來京師，年少美丰姿。當日晚，獨步禁街，睹車子數乘，輿衛甚都，最後者，轅後一婦人，美而豔，揭簾目逆，丞相因信步隨之，不覺至夕。婦人以手招丞相，丞相遂登車與之共載，至一甲第，甚雄壯。婦人遮蔽丞相，雜眾人以入一院，深邃若久無人居者。稍頃，前婦人始至，備酒饌之屬亦甚珍。丞相因問其所，婦人笑而不答。自是婦人引儕類輩迭相往來，俱媚甚，詢之皆不顧而言它。每去則必以巨鎖扃之。如是累日夕，丞相體為之敝，甚彷徨。一姬年差長，忽發問曰：「此豈郎君所遊之地，何為而至此耶？我之主翁行跡多不循道理，寵婢多而無嗣，每鈎至少年之徒與群妾合，久則斃之，此地凡數人矣。」丞相惶駭曰：「果爾，為之耐何？」姬曰：「觀子之容，非碌碌者，似必能免。主翁翌日入朝甚早，今日解我之衣以衣子，且不復鎖子門，俟至五鼓，則吾當來呼子，子亟隨我登廳事，我當以廝役之服披子，隨前驕以出，可以無患矣。爾後慎勿以語人，亦不可復由此街，不然，吾與若彼此皆禍不旋踵矣。」詰旦其姬果來扣戶。而丞相乃用其術，得免於其難。後丞相既貴，猶以其事語族中所厚而善者，雲後得其主之姓名，但不欲曉之於人耳。（李平仲雲）

蒲恭敏

蒲恭敏師益都日，有道人造謁，聞者辭之，留文字一軸而去，恭敏啟視云：「我居清空表，君隱塵埃中，聲形不相弔，茲事難形容。」又云：「欲乘明月光，於君開素懷，天杯飲清露，展翼到蓬萊。佳人持玉尺，度君多奇才，君才不可盡，玉尺無時休，對面一笑語，共躡金龜頭，絳宮樓閣千百仞，霞衣雜與雲煙浮。」後題云：「上清鑒逸真人李白。」恭敏驚悵，繩治閻吏，遍訪跡於閭巷，不可復得。

張宗顏

近有異人張宗顏，遊杭州三茅觀，鬆徑中遇白衣道士，裙裳破敝，自云觀中人也。相與遊，行坐堂上，宗顏問曰：「此有龍否？」曰：「誠真龍也，不必井中。」指抵下泥淖曰：「祇此亦有龍。」下庭驅焉。果有小龍宛轉泥中，與今畫工所為無異，角聳、鬚髯、綠鱗、黃鬣、赤目，但長晶明，非常畫像可比。良久，雨霧倏合，從霹靂飛去。道士與宗顏出，中塗遇主宮道士語，乃失驅龍者，因道其事，且曰：「此非觀中人也。」宗顏始悟非常士。觀齋宮畫像中有真君像，狀貌特尚所遇者，其裾為風雨所壞矣，但嗟歎致拜而退。宗顏年絕高，能詳言國初事，性沈靜，寡言語，以其言非誕譏，乃紀云。（大觀中閱澥子雲之所云耳。）

鄒志完

建中靖國初，鄒志完自新州北歸，次英韶之間，馬上忽睹一物自空中飛至，近睹之迺一人耳。但見面目髭鬚，餘皆雲霧蔽之，熟視志完而去。少焉，休鞭宿於道旁旅邸中，方晚飯，心念適之所見，疑慮之次，忽其物又自天井中飛入，語志完云：「不意公惓惓不相忘如此，故特來求一面耳。」時志完舉酒問能少飲乎，物肯首。以一觴飲之，遂耐如醺醉狀。瞑目少刻而醒，謂志完曰：「君此去便登禁闈，可無它慮也。」揖志完而別。志完詢其姓氏，不答飛去。竟不知何怪。已而志完入朝，拜中書舍人。

衡州老人

衡州有一老父，荷擔賣生薑三十餘年，老稚見之顏貌不改，或問之，曰：「吾所居在回雁峰後，人跡罕至，人亦不暇訪吾廬也。」一日，有道人延入茶肆，會曰：「吾有黃白之術，求其常德者授之，吾見翁數十年未曾改操，吾將遺翁此術如何？」翁即就擔中取薑一塊納口中，少頃取出已成黃金矣。乃笑曰：「吾有此術尚不為，況其他焉？」市人驚歎聚觀，若便旋而失之。自是之後，亦不復見其人矣。此曾文肅謫居衡陽日目睹者也。

李氏女

昭德，趙郡李氏丙申女，初名如璋，往歲泊舟僧伽浮圖下，夢人教改名曰昭德，遂依用之，熙寧甲寅歲春，隨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，夢一婦人年三十許者，面正圓而身長，莫能省識，曰：「汝負我命，歲在戊午，我得復冤。」是歲九月，夢一神女從空中而下，指昭德曰：「汝不是汝母九五齊行遍，汝今正好修。」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齊行是何義，覺而問人，莫能訓說。由此寄心香火因

緣，不視世間事，且二歲餘。母氏怒曰：「女子無所歸，他日吾目不瞑。」昭德懼，夙夜女工。元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，夢曲江所夢之婦，曰：「我來矣，汝償我債。」以物正刺昭德之心而去。從此遂病心痛，針灸、艾藥熨、卜祭鬼，盡世間法，楚毒增劇。家人莫知所為。庚寅日晡時，忽得寐夢一女子，從衛如貴人，熟視之，乃甲寅所夢見之神女也。曰：「汝不感我語今奈何？」昭德曰：「弟子愚暗，惟垂慈救。」女曰：「此非吾可以為汝，惟佛能之。」即將昭德詣佛。仰見宮殿莊嚴，詣佛皆語。昭德拜且泣，道所以來。內一佛曰：「冤對相逢，如世索債，須彼此息心，當自悟。」昭德曰：「世業所薰，根索牢固，安能頓悟？」佛曰：「當此危苦，如何不悟？」昭德復哀請百餘語，佛曰：「汝但發菩提心，盡此形壽，回向三寶，乃可以度脫出厄。不爾，二十五歲債償復來，雖吾亦不能為汝。」佛乃為其作法，以手加昭德項後旋繞三匝，曰：「吾為汝解冤意，汝歸，心安矣。」既覺，病去十九，頃之遂平。昭德從此心絕華慕，口絕腥羶，身絕粉黛綺繡，洗濯三業，亦不復善心諸夢，故追憶夢時，存其梗概。

尼法悟

法悟，清源陳氏戊申女，早慧，能誦金剛經。嘗許適其姑之子，姑愛之異常。元祐三年二月初一日，在本家道堂內，忽以剪刀斷其髮，母見，持之而泣。頃刻兄嫂弟妹畢集，誘諭迫脅，無所不致。法悟神色怡然，笑而不答，曰：「法悟自有境界，已發大願，若遇明眼善知識或敢言其一二。」舉家莫能為計，異日謀請建隆長老為舉揚般若違恩義罪譴無邊。語未竟，法悟直前拈香低頭禮拜，言曰：「正月一日晡時，在道堂坐，忽見眼前黑暗，見遠處有火光，舉身從之，約行數&~YWGV;入大門，榜曰報冤門，有綠衣判官持簿籍曰：汝未可來，何為至此？汝有宿冤當報，知否？法悟心悸，對曰：得生人間，未曾為惡，何得有冤？判官曰：汝前世之妻乃汝今生之夫，以嫉妒故，傷汝左耳，因而致死。今反為汝之夫，合正其命。法悟曰：我雖有此宿冤，心不欲報。判官曰：此自當報，不由汝心。法悟曰：我若報冤，冤冤相報，無有了期。判官曰：不然，如世間殺人，若有不償報者，其冤終在。法悟曰：我但不生嗔恨，冤自消釋。譬如釋迦世尊，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節節支解，不生嗔恨，我今亦不生嗔恨。法悟仍見世間冤對，盡載簿內，念得火炬焚卻此簿，令一切冤仇盡得解脫。判官忽揚眉怒曰：汝是何人，輒來亂吾法也。叱之使去，震恐之際，不覺身在郊外，號泣曰：是何惡業，卻教殺人報冤，觀世音菩薩來救取我去。忽見一老僧云：童子過來，汝鬚髮願。法悟應聲曰：我若事人，願碎身如微塵河沙劫，不生人道。僧曰：「當聽吾偈：萬丈紅絲結，何時解得徹。但修頓教門，那見彌勒法。法悟知僧不凡，因前問前生父母何在。曰：汝母已生天，父猶沈滯。可禮阿育王寶塔，一會與父。法悟旋歸，失足墮井中，驚不覺醒，乃見身在道堂內，約日色止逾一食時，而自初覺眼前黑暗，至入門與判官議論，及被叱見老僧語言，不啻如終日也。法悟既覺，心極惶駭，又重捨其姑之恩義，彷徨不決。至當月晦夜，忽夢前所見老僧，以手摩法悟頂。法悟確意，遂於翌日對佛發願，願云：「若果有出家緣分，願剪髮時無人來見。」遂剪二十四刀，盡斷其髮，再以剪刀齊其蓬。母忽見之。」建隆聞說，不復阻難，但云不可思議。先是，法悟之母某氏，學道參請已三十年矣，未有悟入。是日辰時，因舉之而故犯因緣，恍然有省，乃知時因緣不約並至，非擬議所及。時在揚州北門居。

右二事，黃太史魯直子書云爾，不改易也。真蹟在周渤惟深家，紹興初獻於禦府。

賈生

拱州賈氏子，正議大夫昌衡之孫，美風姿，讀書能作詩與長短句，怨抑悽斷，富與才情，又奉佛樂施，奉佛尤力事，交友馴謹而簡諒，人皆喜之。常與其友相約如京師觀燈，寓於州西賢寺，教院妙空曰：「華嚴舊所住也。」監寺僧慈航作黑布直裰五六領，皆綴以帛，書寺名、為某事丐錢。賈戲披之以為笑，且曰：「今晚為寺中教化。」夜，果戲出丐錢，風度秀峙，詞辨橫出，士女競施，寺僧遣二力舁錢歸，幾不能舉。翌日，其友戲之曰：「稱職哉！」賈曰：「都人美麗，不容傍窺，惟行者丐錢得恣觀視，雖邀逐而取焉，無害也。此吾亦薄有利焉耳。」夜，賈固欲往，而寺僧利其入，縱與之，遂盡五夜。翌日其友睡未起，賈曰：「略出矣。」友欲與語，而賈已去。抵暮而還，袖中出黃柑兩枚，奇香數種，分柑爇香，談笑無異也。又兩日，友約以歸，賈但以一書致家。自是抵春暮而猶在京師也。聞有人自京師來，說賈瘦瘠。又言攜一婦人，但瘦瘠耳。即同歸，歸而瘦益甚，服藥不驗，舉止無少差誤，但不喜其舊妾，獨寢於宅後書庵中，為少異也。問之則曰：「病而絕此，自齋養耳。」瘦日甚，舉家不知所為，老媪盪夜半後往候之。問庵中切切有婦女家語，比曉告其兄弟，乃知賈為鬼物所病也。百方禁斷之不能去。賈故自若，且曰：「我病在經絡臟腑，而禁咒何益哉？」五六月間，天寧寺作般若會，長老宗戒請賈之昆季與賈之友往齋。既罷，同遊納涼，寺之僧堂高廣，蔽以大殿，無西日，堂之前有風陰陰焉。並門長連牀，一寓僧坐其上，戒老與客俱至，先語僧曰：「兄弟勿動，同此納涼，諸官皆道友也。」滄茗剖瓜均行，而食之從容，戒老忽曰：「今歲賈宅幾官，人獨不在此，聞久病，日來亦少瘥否？」其兄言其曲折，且曰：「知其為鬼所困，而不能治也。」長連牀上寓僧忽曰：「審如此，我能治之。」眾競起而問之，則天台僧道清也。僧取淨土門許，念咒百餘遍，以授其兄，使候其來，以土圍之，連牆壁處穴穿數土令相接，或置之牆上令遍，或以意想為得，至哀鳴求免，即開菴中土而使之去，慎勿至日出也。如其言圍之，方四鼓忽聞菴中忿厲聲達於外，至五鼓且哭且悔，賈兄問之，稱罪曰：「我京城之廟靈也，有封爵，慚不能自言，悅其風姿，不少忍，以至於此。明，則醜惡俱露矣，伏願見憐。」曰：「復來乎？」曰：「我恃神力，以為無如我何，不知遭此，今得免，當洗心省咎，豈敢再至。」曰：「神見何物而懼也？」曰：「身在鐵城中，高際天矣。」曰：「欲自何方去？」曰：「西北。」即開土尺許。既立且謝，肅然有冷風自西北而去。比明視之，則賈尚寢矣。亟往謝道清，施以二萬錢，不受，與之香數十兩，各取一片如指面許，插筵中曰：「方往五靈臺山，檀越於文殊前，燒結緣也。」問其咒，曰：「觀世音菩薩咒索部三十卷中咒土法藏經俱載。」即誦一遍。問：「何為如此靈？」曰：「但人心念不一，若念一，則靈爾。」又問：「賈生所遭何物也？」曰：「何必問我，神耶鬼耶、精魅耶、妖狐耶，此咒土皆可令去也。若愛欲纏縛，見造業而死，墮落其間，蓋頭下迎來者，非某咒土法所能了，諸官善思之。」聞者悚然，即邀上堂，食畢揖辭，以腰抵柱，係包戴笠而去。後月餘，賈生亦漸安，其友問之，曰：「自初教化錢，每夕一奇婦人施我百金，轉盼與我言，至第五夜，意愈密，並得一錢篋，篋中有片紙書，約以城西張園之後小圃中相見，或有問者，每雲表兄則善。此乃我翌日獨往時也。既赴約，至園，有小圃，中見從衛如郡府吏，呵止之，答以表兄，乃徑入宇內，與此婦人相見。置酒，姿態絕出，神仙中恐無有也，且約翌日天清寺僧房款呢。自是惑之，朝暮往來，或相逐亦與世人無異。比歸，更不念世間可樂者，相隨亦來，鄉中每人作法禁咒時，亦不去，但以手畫圈相圍我及渠曰：「彼如我們何？」衣服飲食珍麗，顏色則世所未見，人間亦無有也。」噫！道清之言賢哉。人之為賈病遇道清，亦奉佛施藥之報者也。賈生字顯之，所謂友則同郡許顛彥周是也。其後先太史於大藏中檢得賈索經咒，今亦藏之於家也。

玉條脫

大桶張氏者，以財雄長京師。凡富人以錢委人，權其子而其半，謂之行錢，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。或過行錢之家，其人設特位置酒，婦人出勸，主人反立侍，富人遜謝，強令坐，再三乃敢就賓位，其謹如此。張氏子年少，父母死，主家事，未娶，因河州西灌口神，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。孫置酒，張勉令坐。孫氏未嫁女出勸酒，其女方笄矣，容色絕世。張目之曰：「我欲娶為婦。」孫惶恐曰：「不可。」張曰：「願必得之。」言益確。孫曰：「予，公之家奴也，奴為郎主丈人，鄰&~YWGV;笑怪。」張曰：「不然，我自欲之，蓋煩其女為我主管少錢物耳，豈敢相隸隸也。且於皇法無礙，如我資產人才為公家之婿，不勞苦相阻也。」孫愈惶恐。張笑曰：「言已定矣，不可移易。」張固豪侈，奇衣飭物，即取臂上所帶古玉條脫，俾與其女帶之，且曰：「擇日作書納幣也。」飲罷而去。孫之鄰&~YWGV;交來賀曰：「行為百萬財王主人之婦翁，女為百萬財主之母矣。」其後張為人所誘，別議其親，孫念勢不匹敵，不敢往問期，而張亦若相忘者。踰年張就婚他族，而孫之女不肯嫁，其母密諭之曰：「張已別娶妻矣。」女不對而私自論曰：「豈有如此而別娶乎？」父乃復因張與妻祀神回，並邀飲其家，而令女窺之。既去，曰：「汝適見其有妻，可以別嫁矣。」女語塞，去房內以被蒙頭，少刻遂死。父母哀慟，呼其鄰鄭三者告之，使治喪具，鄭以送喪為業，世所謂件作行者是也。且曰：「小口死勿停喪，就今日穴壁出瘞之。」告鄭以致死之由，且語且哭。鄭辦喪具至，見其臂古玉條脫，時值數十萬錢，鄭心

利之，乃曰：「某有一園在西。」孫謝之曰：「良善而便也，當厚相酬。」號慟不忍視，急揮去之，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。鄭蓋利其獨瘞已園中也。半月月明，鄭發棺欲取玉條脫，女壓然而起曰：「此何處也？」顧見鄭，曰：「我何故在此？」女自幼亦識鄭面目，鄭乃畏其事彰而以言恐之曰：「汝父怒汝不肯嫁而張氏為念，若辱其門戶，使我生理汝於此，我實不忍，乃私發棺而汝果生。」女曰：「第送還父母，勿卹其他。」若送汝歸家，汝還定死，我亦得罪矣。」女乃久之曰：「惟汝所聽。」鄭即惹之它處，以為已妻，完其殯而徙居來州。鄭有母，亦喜其子之有婦，彼小人不暇問所從來也。積數年無子，每言張氏，輒恨怒忿恚如欲往扣問者，鄭每勸且防閑之甚。至崇寧元年，欽成上仙治園陵，鄭差往永安，臨行告其母勿令其婦出遊。居一日，鄭之母晝睡，孫氏女出僦馬直詣張氏門，語其僕曰：「孫氏幾女欲見某人。」其僕往通之，張且驚且怒，以僕為戲已，罵曰：「賊奴侮我耶？誰教汝如此？」其僕曰：「實有之。」張與其僕俱往視之。孫氏見張，跳踉而前，曳其衣。其僕以婦人女子不敢往解。張認以為鬼，驚避退走，而持之益急，乃擊其手，手且破，血流，推去之，仆地而死。僦馬者怪其不出，恐累於已，往報鄭家，推求得鄭母，曰：「我子婦也。」訴之有司，因追取鄭對獄具伏。已而園陵復土，鄭之發塚等罪止於流，以赦得原。而張實傷而殺之，雜死罪也。雖奏獲貨，猶杖脊，竟憂畏死獄中。因果冤對有如此哉！是時吳拭顧道尹京雲以上二事。

許彥周云：「以政和中，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公袞攝守丹陽，屬邑丹徒縣主簿李某者，以漕檄往湖州境內，方由郡中差二小吏徐璋、蔡禔者以補驅使。既至境，休於效外之觀音院，僧室之鄰有小房，扃鎖頗密，二吏竊窺之，有畫女子之像甚美，張於壁下，設供養之屬，二人私自謂曰：「吾遭逆旅，得有若彼者來為一笑，何幸。」偶詢院中僧，云：「郡人張姓者，今為明州象山令，此即其長婦，死，殯於房中地下，畫其像，歲時祀之也。」是夕，蔡禔者寐未熟，忽見女子牽幃而入，謂禔曰：「若嘗有意屬於我，故來奉子之周旋，幸勿以語人，及勿以怪而疑懼焉。」禔欣然領其意。自此與璋異榻。每夕即至，相與甚歡，如此者踰月。二吏以行囊告竭，告於主簿者，主簿曰：「璋善筆筭，吾不可闕，禔可行也。」是夜婦女者來語禔曰：「聞子欲歸，何也？」禔告以故。婦人曰：「吾有金釵遺子，可貨之足以稍濟，幸無往也。」言畢於鬢間取釵與之。禔詣鋪中售之得錢萬六千文以歸，給謂璋曰：「我適入城遇親人，惠然見假，勿須言歸也。」璋嘿然，念我二人同居&~YWG;巷，豈有鄉人而已不識者，且聞禔夜若與女子竊語，他時事露，寧不自累？由此每夕伺之。一日，天欲曉，果見婦人下自禔榻，璋急向前掩之，僕於地，若初死狀，衣冠儼然。二吏大驚，詰問，亟以告。主簿者屬之寺僧謹視之，拘係二吏於獄，詰問，並無異詞。遂牒象山令，令其家人共發棺視之，已空矣。及往鋪索其金釵驗之，誠張死時所帶者也。二吏遂得釋，未幾還丹陽，皆以驚憂得疾，不久而歿。仲舅目睹。與張氏事相類，併錄於此云。

申天規

熙寧中，有大理寺丞申天規者，請於朝，自言本農家，父好道，從方外之士遊，天規十餘歲時，忽口去其家，不知所適。至天規登第唱名出東華門，忽於稠人中見之，慶其登科，設拜方起，遂不復見。又累年任江南一縣令，考滿造朝，遇之道中，忽隔水呼天規，亟渡河見之，拜起欲語，又失所在。既更秩，乞解官給朝假以訪之，然不可得也。元豐末，先祖任武陵令，暇中遊桃源觀，中有道人瀟灑不凡，言語有理趣，因詢其姓，即申天規之父也。翌日，遣人邀之，則已告去。時天規已自老矣，計其父壽將已踰百歲矣。後見馬子約云：申父名交，其姻家也。

劉快活

劉快活者，名信，本兵也。滕章敏知池州，因捕逃卒得於九華山，自言有公據放停，滕章敏取視之，乃周顯德間所給，章敏驚異之。已而扣之，果有道者，虛堂以舍焉。時章敏坐妖言被譴，不敢久留，因遣人送之王荊公。荊公與之言甚契，然不肯為之留，又以屬之曾文肅。文肅館於家者凡十餘年，每酣飲，必大呼連唱快活二字，故人以此目焉。文肅事之如神。文肅守河陽，忽感便血，氣絕不復甦，夫人泣請於劉。劉曰：「若將酒一{豆門}與蘇合香丸二兩與我。」信既得之，酒與藥一引而盡，與文肅公入密室經夕，天欲曉，亟叫快活數聲，家人競起視之，則文肅起居已如常矣。問之，但云：「過此更壽一紀，位登台袞。」詢之它，皆不言。文肅登庸登第後，出鎮朱方，舟次南都，忽告別，語文肅曰：「不能遠適矣。」文肅頗解其意，亦不強留。既去之後不久，而文肅果南還。後不知所終。

毛女

蔡元長自長安易鎮四川，道出華山，舊聞毛女之異，從者見嶽廟燒紙爐中有物甚異，以告元長，亟往視之，乃一婦人也。遍身皆毛，色如紺碧而髮如漆，目光射人，顧元長曰：「萬不為有餘，一不為不足。」言訖而去，其疾如飛。既至成都，命追寫其像以祀之。元長親語先太史如此，並撫其像見遺。

范竑父

范竑父鐘，少年漂泊，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，日高未得食，至一山寺。有僧夢黑龍繞其居，既覺，閑步出戶，見有窮士淒坐於山門，僧邀入，解榻推食以待之，且問其所向，竑父曰：「某赴開封試，途窮不能前，奈何？」僧乃傾囊以濟其行，其徒且笑且排之。是歲首薦，明年登科，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。其僧尚在，竑父厚報之。仲舅云。

張夫人

張子龍妙齡甲科中第。鄉&~YWG;宗氏，衣冠望族也，有女始笄，色冠一時，鬻以為婿。成禮之後，張雖少年文采，馳譽當世，而宗常有不足之色。坐是琴瑟不甚洽。張任太學博士，宗忽告曰：「吾某處之神也，嘗以過，罰為人之室。歲滿合歸，幸毋以為念，子行亦光顯矣。然有三事囑子：吾平時與子不甚葉，吾沒之後，父母必來問吾既死之狀，慎勿揭吾面帛。其次，毋再娶。又其次，吾有二婢，人物不至陋，他日足以區處子之家事，勿令去。苟背吾言，吾將禍子不得其死。」言畢而逝。已而宗父母果來，張告以此，翁媪益疑焉。竟啟視之，乃如晝夜叉，若將起攫人狀，眾懼而急覆之。未幾，擢侍從，益貴幸。一日登對，徽考語之曰：「卿婦死數年，為何尚未娶？樞密鄧洵仁女甚美且賢，知經術，嘗隨其母入禁中，宮女呼為鄧五經，朕當為卿娶之。」張力辭以他，不可，已而言定鄧氏。鄧氏欲逐其二婢，張又不得已又去之。合盞之夜，夫婦方結髮，忽火起牀下，幃幔俱燼。翌日，張奏廁，見故妻如死後狀，前搏子龍，遂殘其勢，自是張遂不能為人。靖康末，竟以失節竄湘中，已而賜死於家。姚令聲云。

水太尉

大觀中，李遠字夷曠，公擇之子也，為湖北提舉學事司勾當公事。嘗以職事至沔鄂之間。湖外地廣而傳舍每遠。稍捨之則食宿皆無所向。一日晚，將次一驛，遣健步卒先令往占，以備夕泊之所。比至，則廳事盡以青布幕之，中掛一牌曰「水太尉占」，而外無從者可詢，遂急回以告夷曠。夷曠曰：「捨此將何之？不若就其廊廡，為一宵之計。」既至，果然。夷曠意以謂必中人之術，密命從者漫往謁之，投刺子於幕外。獨有一燈擎掛幕上，久之始有人自幕中取刺子以入，若女子聲曰：「暫坐，少頃出矣。」又聞其內多婢妾忸怩之言。四方之音畢備，間有諛讓之詞，以謂謁客者來何暮，是欲逐我輩使去此耳。夷曠徘徊既久，又不欲遽退，忽一鬚角少年衣青衣，狀若世所塑勾芒神，一手持毬杖，一手牽一物似犬而高，似羊無角。聞空中喝云：「揖太尉，揖。」夷曠俛首應之，答喏者即其人也。驚駭之次，引麗人數十輩疾趨而出，布幕燈檠悉不復見。既遷入正寢，但見香滿地而已，他無所睹。

江彥文

江緯彥文，少年美風儀，嘗得瘵疾，醫莫能療。有道人教之休糧、不語、不衣，令人中嶽觀，但以木葉蔽體。如是者三載，觀中道士以為奇貨，每月遊客必引令觀之，號為仙人焉。疾既瘳，還家溫舊業。元符初，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於朝廷，上召見，賜進士出身，為太學錄，陸師農以女妻之。自此晉用，既有妻妾。因與同舍郎通家，一日坐間，各言微異事，郎之妻曰：「頃在室日，父母攜遊嵩山，嘗得睹神仙於觀中，今畫像似之。」彥文令取視之，即已像也，因言其事，坐間之人莫不大笑。陸務觀云。

淮南道士

淮南山有道士善易術，知休咎，學者多從之。一日，有門人造其舍，道士忽愀然不樂曰：「早筮卦得乾之離，九三爻動，其詞曰：焚如，死如，棄如。不知何祥焉？」門生才下山，有盜過其居，掠其所有，殺人投屍江中，火其居而去。

周憲之

周仲武憲之，初登第為淮南一尉。近村一寺，每遇憲之來，必灑掃迎謁甚恭，如是數四。一日，憲之再到，則寂然非復前日。憲之訝之，詰其故。云：「寺中有老僧，每遇公將至，必夢山神戒令預治道，雲候相公之來。前夕，忽夢雲公以某事受賄若幹，致被陰譴，祿算俱將盡，以此不復來告矣。」憲之驚悸，愕然亟歸，卻其所遺，命僧禱於神。後數月，再夢於僧曰：「吾嘗為詢之，受而能悔，情亦可矜，鑄壽一紀，官爵減半。」後果止於禦史中丞。

趙詵之

徵考朝，有宗室詵之者，自南京來赴春試，暇日步郊外，過一尼院，極幽寂，見老尼持誦，獨行廊下，指西隅謂之曰：「此間有大佳處，往一觀否？」生從其言。但廢屋數間，蕪穢不治。有碑一所甚高，亦復殘缺。生試以手撫之，碑忽洞開若門宇。生試入，視之則皆非世所睹也。樓觀參差，萬門千戶，世所謂玉宇金屋者皆不足道。香風馥然，有婦人數十，皆國色也。見生迎拜甚恭，生恍然自失。引生登堂，若人間宮殿，金壁羅列粲然，多所不識。有女子西向而坐，方二十餘，顏色之美，又大勝前所睹，群婦人皆列侍焉。問生曰：「子豈非趙某乎？候子久矣。」生愈駭懼。遂命置酒，合樂妙舞更奏，服勤執事並男子，食前方丈，樂聲嘹唳，真鈞天之奏也。至夜，遂相與共寢，亦極歡洽。生詢其地，答曰：「但知非人間即已，何勞固問，且勿為疑慮可也。」如是留幾旬浹。女子忽謂生曰：「外訪子甚急，引試亦有日，子須亟歸，時見思。」遂命酒作樂，酒罷曰：「此中物雖多，悉非子所可攜，玉環一、北珠直繫一奉之，以為相思之資。環幸毋棄之，直繫可貸而用也。」眾人送出門，各皆嗟嘆揮淚，生亦不自勝情。既出，則身在相國寺三門下，恍如夢覺，但腰間古玉環與北珠直繫在焉。亟歸，即見同舍與諸僕驚喜曰：「試期甚邇，郎君前何往乎，如是之久耶？」生具以事告。入試罷，與二三人再訪，蘭若曲廊，殘碑宛然，無改如前，但扣之不復開矣。誦經之尼亦復無見，悵悵而返。已而下第，貨其直繫，得錢百餘萬，古玉環至今猶存。趙生自云。

沈元用

沈元用未赴殿試時，忽觀賣故物擔上有舊書一小帙，問取視之，乃曆書也。沈以十餘錢買之以歸，且試觀之終篇。未幾廷對策問曆數，元用素未始經意，殊惘然。因追思小書所記以對，不復遺忘。策成，與大問悉契，自謂神助，喜不自勝。已而唱名，果擢第一，殆豈偶然哉。

沈生

沈元用自言與其從兄俱試南宮，共客長安，從兄貧不可言，每仰於元用，忽謂元用曰：「我偶一伎甚妙麗。」約其俱往見之。元用驚曰：「兄窮困如此，何以致之？」兄曰：「我前日偶至某處，有一婦人忽然招我入其家，自言倡也，館我甚厚，且令我與子俱來，幸同往也。」元用從之，同至東一委巷中，有小宅子一所，門宇甚卑陋，入戶則堂宇極雄壯，婦人者人物真絕代也。置酒歡甚。因謂沈兄曰：「聞君未偶，他日中第肯以為汝家婦，吾家累千金，室無他人，君年亦長矣，使名門貴胄未必能逮我之容與資也，幸君勿以自媒為誚。倘子文戰不利，吾亦當別為之圖，亦須痛飲而別。」且笑指元用曰：「君在此知狀者也。」自是沈兄凡客中用度，悉取給於婦人，亦略無倦意，元用亦不時同造。及榜出，元用奏名，兄不預。有日東下，約元用一二客偕往婦人家，一見大悵然，謂沈曰：「志願相違，乃復如此。今夕須盡歡，然後分袂。」繫觥釀酒，合樽促席。婦人歌別離之辭以侑觴，酒酣揮淚不止。中夜忽狂風振地，門牖皆開，堂上燭滅，寂無人聲。與諸客呼婦人常在家之使用者，皆不應。二三人各移坐席相近，戰慄而已。至曉，但見各坐一椅子，敗屋數間之下，向來所睹悉皆不見。亟走以問鄰近，皆曰：「某氏之廢宅，久無人居，亦未嘗睹諸君子之往來也。」竟不知何怪云。二事者趙宣明亦所親聞之於元用者也。

豬嘴道人

宣和初，西京有道人來，行吟跌宕，或負擔賣查桃李杏之屬，不常厥居，往往能道人未來事，而無所希求。以其喙長，號曰豬嘴道人。居雒甚久，有賈邈、李璣者以家資豪侈，少年憑藉好客喜事，屢招與飲，至斗酒不亂。一日閑步效外，因謂曰：「諸君得無餒乎？」懷中探紙，裹小麥捨於地，如種藝狀。頃之，即擢秀駢實，因挽取以手摩，麵紛然而落，汲水和餅，復內懷中，頃取出已焦熟矣。擲之地中，出火氣然後可食。同行下逮僕隸悉皆累日不饑，二子自此頗敬之。洛人素種桃花，時盛夏，置酒家圃水閣中，曰：「我能令小池盡開桃花，雜於荷葉中。」又探懷中取小礫土擲之。酒未半，蓮附冉再擊桃開花，浮於水面，花葉映帶，深為奇絕。鄉人親舊聞之嗟駭競賞，幾旬而後謝。其餘奇異悉皆此類。李之外姻有陳朝議者，自東南罷守，僦居於雒。陳故貴家，後房十餘人皆殊絕，而號越珍者，尤出眾姪右。親舊未嘗得見。李嘗因春遊邂逅相遇，與之目成，歸家神觀駭蕩，念慮不已。一日，道人者來謂之曰：「子之所志我知之矣，盍從我遊乎？」因出城，古社壇屋中取一礫，如指許，云：「子以此劃壁可也。」李如言試劃之，即開去，如一角門，纔入，即有曲房繡帳，不知何所。褰幃則越珍方晝寢於中，李驚喜，撼之使覺，越珍亦欣然曰：「我前日見君，固知君之在念，然門宇深嚴，晝日何能至此？」李不告以實，但言問關之狀。越珍歎息曰：「有心之士哉！」從容小款，備極其歡狎，留信宿方出。因遵舊路，門闔割然復合，社壁如故。早來方雨時頃矣。道人曰：「何遽相忘而不返耶？」因謂曰：「劃壁之礫在乎？」曰：「偶忘之矣。」因亟命李尋之，且曰：「子異日欲往，但持此礫如前即至。」自是李欲往即至，締好甚密，將踰歲矣。後李醉偶道其事於賈，賈且尤欲俱往，道人謂李曰：「吾與子緣亦盡矣，子之不自慎，我亦不能安，子其饒我。」飲半揖諸君曰：「移園中假山石來。」叱之曰：「開門。」及開門，望見樓臺屋宇如人間然，道人投身而入，石合如故。其後李往扣社壁不復開矣。後李生以為夢也，遭人物色越珍，道往來之跡，曆曆皆合。社壇距陳居各在一隅，相去數十里云。（朱先生希真語）

張忠文

張忠文嵇仲作武官日，差往蜀中，遇道人於逆旅，風骨甚異，熟視嵇仲笑曰：「子它日當曆清要至二府。」嵇仲以為翫已之辭，問道者：「若有何能？」道人云：「惟命所試。」嵇仲益笑其大言，謂曰：「汝能詩否？」道人請示其題。嵇仲指其所攜葫蘆令賦之。道人拈筆立成云：「莫笑葫蘆子，其中天地寬。流金不著暑，裂石豈知寒。拖後尋蹤易，吹時覓縫難。從教灰盡卻，留與後人看。」言既騰空而去。嵇仲後試換，曆小蓬當制宗伯修史，最後知樞密院，悉如道人之言。

林靈素

林靈素在徵考朝，既以術動主聽，大見信用，威震京師。所居宮在城之外，嘗奏上：「願與諸朝士少春容，免拘門禁之文，幸甚。」上可其請。於是先召館閣之士十餘人飲，至夕曰：「諸公清夜何以為娛？僕願為少致慇懃之歡，幸無形跡。」因曰：「街市倡優悉可呼，然不足以陪君子，但諸公平日屬意或嘗奉周旋者，千里之內皆能致，第各言其姓氏與夫所居之地，今夕將畢集焉。」諸人以為荒唐繆悠之詞，醉中故以所志應之。遂自燕集之所至一竹林中，有堂高極淨潔，後有小齋閣十餘所，戶牖茵屏之屬悉備，各令謁其一。更闌之後，凡所言者婦人，曾啟戶而入，或與之有故者，敘問契闊，及道平時昵語它人不得而聞者皆說焉。安寢至曉，靈素扣戶呼曰：「吾非忘矣，可起也。」諸公推枕，惘然恍如夢覺，各不知所以，但相視駭駭而已，因扣之。靈素曰：「此亦末事，諸君幸有識者它日詢之可也。」其間有密往之者，則曰：「是夜蘿有人召去奉一笑之適。」問其處所言語，無少異也。山陽徐望渭老言其從父公裕，時為秘書丞，親預其會也。

鄭子卿

林靈素得倖之後，凡有藝能之人至京師，皆掙匿不以聞之於上，或恐有勝於已者之故也。忽有道人自江南來，年甚少，願供灑掃之役。會禁中設醮，命道士輩書青詞，稍鹵莽，靈素躁怒。道人前來曰：「某願為之。」靈素命吉蠲筆墨之屬。道人曰：「不須

也，將紙來。」但以尋常所用筆倚而寫之，眾竊怪且笑其不知事體也。俄頃書就，端謹精密，前所未見，靈素固已訝之，自是遇之良厚。凡事過目即解，且度越他人。靈素亦奇而忌之，每戒其徒，遇警蹕府臨，即勿令出。一日，徽考幸其舍，語及黃白事，歎息以謂未始一遇其人，既而去。道人告靈素曰：「某竊有是術，願先生姑試之。」靈素前已異之，取道像前古銅香爐與之，曰：「汝可以此為銀者乎？」道人曰：「甚易耳！」即於腰間小瓢中取藥少許，微以手擦之，持以示靈素，則已為黃金矣，銀不足道。靈素見之大駭賞，延之上座，少選遂不見，呼之則已逸去。後數日，上幸靈素所居，忽仰視見三清閣牌上有金書小字兩行，嘗目所不睹。閣既高而牌出飛簷之外，人跡所不能到者，上甚訝之。亟令人縛梯往觀，字云：「鄧子卿居此兩月，不得見上而去。」上即問之，靈素直言其事，且謝不敏。上令取其榜置之禁中，靈素自此眷衰。（廉宣仲雲）

龍主

宣和七年元日，有太學生數人，共登豐樂樓會飲。都城樓上酒客坐所，各有小室，謂之酒閣子。鄰閣有一客，引盃獨酌至數鬥，浩歌箕踞，旁若無人，衣冠甚偉。諸生異之，因相率與之揖，且邀共坐。客亦不辭，來前又飲鬥鐘，議論鋒出，凡所啟問悉出人意料。諸生降問及姓氏。曰主姓龍，棄家訪道，隨所寓而安之，亦有年矣。諸生因以先生目之，問曰：「先生休歇之地可得聞乎？」客曰：「在景龍門外某人小邸中安下。諸公翌日幸早至彼，恐差晚則某亦出矣。」諸生中有如期訪之者，客果在焉。一室瀟然，一榻，一老僕，他無有也。語諸生曰：「某亦欲與諸君小款，但逆旅非所宜，某日有暇，幸與前日同席諸公子偕行出郊，為之畢集，某之願也。」生諾之以告二三子。至日，謁告以往，客復在焉。命老僕攜錢數千，出都門外沽酒，市果餌。徜徉一小圃中歡飲終日，間以經史未通處問之，皆迎刃而解。諸生中有以弧矢自隨者，會空中有群鴈穿雲而過，客取弓調矢，一箭雙鴈墮地，諸生又驚服。自是，每有暇則訪之，客必在焉。一日，俱過新城下，時土木方畢，連樓鬱峙，客忽指示諸生曰：「不過一歲，此城當毀，雖外城亦然，地皆瓦礫之場。」言訖歎息。時告密者分佈閭巷，諸生惶恐，重足周視而不敢答。復引諸生至近郊人稍稀處，曰：「幸諸君遊既久，亦有以告語者，幸毋忽。」諸生請所以。客曰：「胡騎將犯關，天子當北狩，城破日大雪，天下自此遂亂。諸君毋以升斗之計顧惜弗歸，宜各懷親念家，急出都即可免。不然非某所知，吾亦從此逝矣。」言畢而散。翌早，諸生再訪其居將以扣其詳，則店媪云：「昨夕已告去矣。」諸生以為異也，遂請告，各給長假還裡中，後悉如其言。叔外祖曾台州公永語僕如此雲，後觀華嚴經中有龍主鳩盤荼王，始悟即其人也。

任蓋臣

任蓋臣者，蜀士也。建炎初，以幹出川，泊舟峽口，與同行二三客縱步岸次。有老人衣紫，戴卷雲冠，貌甚古雅，揖諸君曰：「敝居距此不遠，可以暫一枉駕否？」諸君從之，行裡餘，入栢徑，深林茂密，中有大屋三間，如廟宇。老人先入，面南而坐，諸生東西相向，心已疑之。未及語次，見簷上有聲如雷，墮下一物，乃鐵槽也，大如一船，其中有湯正沸，浮一金紫人，須臾火熾糜爛，諸君大驚，起詢老人，則如木偶然，不復應。已而其物復凌空而去，老人始語曰：「諸公知所謂無間地獄乎？此即是也，幸毋久住。」諸君急趨以出，不敢回顧，倉惶至舟次，則蒼壁萬仞，不復有路矣。

虹縣良家子

口炎初，李成自下邳寇宿州。或勸成先襲虹縣，伺其怠而後取之，成以為然。兵趨虹，虹開壁以納賊。明年秋，賊將史亮悉勒兵赴宿，攻城陷之。成後軍亦殺虹縣人以應，橫屍數里。有良家子脫死於刃，望見衣冠數人，兵吏悉紺膚朱髮，載簿籍隨之。良家子瞑目佯死，有吏呼曰：「此人何報得脫？」一兵前趨，將搃殺之。吏曰：「待檢籍視姓名。乃安祿山時，嘗為賊軍，不殺無辜，俾免兵死。以其曾為賊，令今世預於陣焉。」（以上二事蜀僧秀祖雲）

祝舜俞

祝師龍舜俞，紹興初，隨孟傳文為宣撫司屬官。自閩中還朝，道出永嘉，偶與二三同官登郡樓避暑。有雪髯褐衣之士先已在焉。因與之語，問其姓氏。云：「唐，姓潘，郡人也。嘗為舒州教授，掛冠已久。」自言善知人休咎。時舜俞將結局奏功，謂必膺異賞，因以己之生月叩之。答曰：「子凡事皆緩，此去十年，當上殿，始脫選調，冠豸為卿。自是又須閑十餘年作帥，此外不須問也。改官後始有子。」舜俞見其辭美色莊，議論過人，心甚喜之。翌日，訪其居，投刺焉。久之不出，意頗忿其無禮。忽一年少出曰：「公何從而識伯氏？自舒州考滿休官後，未嘗與人接，今死又十年矣。」舜俞因告以所遇狀。其人飲泣，徐曰：「伯氏寔留心於李虛中之學，某兄弟悉能之。」再求舜俞甲庚占之，與前所言頗合。舜俞是行過剡中，與先太史自言如此。已而賞下，循資而已。其後賜對，更秩入臺，遷太府少卿，踰年以論列，奉祠者十載，得郡房陵，遷帥襄陽，以疾復請崇道而歸，廢於家，其言始驗八九矣。潘唐者，寔先祖之門生也。

又舜俞之姪協，娶曾氏，僕之從姨也，叔外祖諫坡，元忠之婿。當調官京師，遊相藍，遇官人，騎從甚都，前揖祝，自稱：「前澶淵司錄錢嶠也。亦娶曾氏，子室人之故親。」意其慙慙。約它日過其居。時諫坡為郎，祝歸，因以告之。坡驚曰：「錢郎死已數年，君何從而見之耶？」二事姻舊間多聞之。仙耶？鬼耶？不可致詰。

何丞相

何丞相伯通布衣時，與裡中一舉子俱下第南歸，舉子至泗州得暴疾不救，權厝於道旁僧舍，丞相每經由，必奠酌之，有年矣。一日，丞相自郎官謁告，焚黃於括蒼，假道泗州，暝晦未久，艤舟初定，舉子忽通謁於舟次，偶丞相忘之，俾吁來前，勞苦若平生驩，久之始悟其死，乃語之曰：「吾往來於此久矣，今夕忽見訪，豈吾祿命將衰殆，不利於吾耶？」舉子曰：「不然，前此荷公每來必祭我，我亦屢欲一見公，適多白晝，或夜則燭光燦我，不容進。公今日所用燭乃牛脂為之，我不復懼，故使我能入公船。公自此當亨通矣；位至相府，壽考康寧，舉子無與比，幸自愛無它疑。異日使我歸骨鄉里足矣，此外無所求也。」言畢灑涕嗚咽，不自勝情。丞相亦惻然傷之，酌酒以別。遣人跡其後，登岸數步而沒。丞相既貴，厚撫其家，俾歸葬於裡中。何氏子弟，至今每戒人不可以脂燭照夜。

黃大夫

閩人黃大夫者，少筮仕作邵武尉，獲強犯七人，捕送郡，或疑以為非真者，黃力執其說，竟殺之，用賞更秩，然終身以為慊。中年後，事門甚謹，遂見形於雲間，如有歲矣。既老病於家，門日益近。泊至晚，景遂入其室。熟視之非門也，乃七人披髮者，血淋其身。自云：「即邵武冤者，前以君福氣方盛，雖每現形終未敢近。今君祿將謝，吾將子辯前事於冥間耳。」惶恐撲地，猶能語其子而卒。（以上二事宣仲雲）

左文琰

台州士人左{王畢}，字文琰，有聲場屋。戊辰歲，赴省闈考。試官某者，房中有周禮義卷子極佳，立號甚優，將白主文者真之上列，玩味之際，忽假寢於幾間。夢中有人謂：「此台州進士左{王畢}程文也，合中第久矣，頃因囑某事受賄五十萬，致有枉死者，坐此以獲陰譴，減折壽祿，未得登科。然一第之後，其人即死，君幸無取之也。」既寤，且信且疑。如是者凡三日三夢，悉符於前，竟默擯之。泊出院，於落卷中檢視，果{王畢}之文，考官甚驚異，後每以語人。{王畢}至王十朋龜齡榜始得解褐，是年即隨孫道夫太冲奉使為書狀官，死於燕山，亦謂驗矣。（王夷仲雲）

駝坊使臣

頃歲有駝坊使臣夜坐未寐，聞戶外有二人偶語云：「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，然遂免此苦，吾將奈何？」復答曰：「諫議願自寬，何戚戚？會當免耳！」其聲甚雄。使臣竊窺之，乃二駝駝繫庭中。翌日早，有旨下坊中，差駝駝一頭載軍衣入蜀，乃庭下語者。繼聞駝至蜀而死，不知二畜前境何人，而其罰如是之酷耶？

呂子原

呂源字子原守吉州日，嘗令修城，掘土得舊棺一，既昇置江中，始得石誌於旁，乃昔人父葬其子者。其略曰：「後十六甲子，東平公守此郡，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遊矣。」算術之精有如此者，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。（仲舅雲）

孫大中

諸暨舉子孫大中，政和中在上庠升補頗高。一夕，忽夢有人謂曰：「俟再興太學，子始及第。」既覺殊不可曉，連蹇甚久。靖康之亂，成均遂廢，至紹興壬戌再興賢關。大中復補試入籍，始登第云。（薛叔器雲）

路真官

路時公，字當可，解捕逐鬼物，世人目之曰路真官。而薦紳或指為誕妄不信也。建炎間，與先太史同避地婺女時，李倅衝季在焉。衝季常抱疾，邑邑不足，日益羸瘠，非醫砭所能療；試以詢，當可每但唯唯而已。衝季因以屬先太史曰：「豈若有所避而不明以告我乎？公與我厚，試一叩之。」先太史於是訪當可以問之。當可曰：「固為詢之矣，第以費義事掣肘。」先太史因以語。衝季蹙額慘怛，久之而言曰：「頃歲三舍法行，先人季廣寔為夔州路提舉學士，會詔天下州縣學舉人，程文中有害道譏切者，專一令學士司檢察具名聞奏。時先人既老，且久去詞場，所至多以畀某詳定。因見忠州一學生費義者，策卷中多言誹謗，至不忍聞。時趙諗事未久，慮蜀中狂人復生，因白大人，奏上其事，始以謂不遇重罰，屏斥不齒，足以勸勵。既而敕下，竄義海外。視之乃一村邑陋儒，不識時忌所以然者耳。甚悔，這之悵然，恨累日。繼而聞義道死，心每以為慊，亦未嘗以語諸人，以此知當可之術未易輕。」僕後因閱宣和徽宗皇帝詔旨，備見費義削章云。

張中孚

己未歲，虜人入我河南故地，大將張中孚、中彥兄弟自陝右來朝行在所。道出雒陽建昌宮故基之側，與二三將士張燭夜飲於郵亭。忽有婦人衣服奇古，而姿色絕妙，執役來歌於尊前，曰：「曉星明滅，白露點，秋風落葉。故址頽垣，荒煙衰草，谿前宮闕。長安道上行客，念依舊，名深利切。改變容顏，銷磨古今，隴頭殘月。」中孚兄弟大驚異，詰其所自，不應而去。（張仲益所云）

僧妙應

僧妙應，能言人未來事，名重上國。吳元中丞相在掖垣日，忽造之，曰：「天下將亂，子作相矣，吾欲南適，俟見子於嶺外，吾其死時矣！是時公亦將不免。」言訖而別。宣和末，元中以內禪功，自給事中兩月至相位，未逾年即南竄。建炎中，起家為宣撫使，力辭不拜，避地柳州，再與妙應遇。因語之曰：「師之前言驗矣，奈何！」與之弈棋，罷，妙應歸所寓寺，翌日訪之，已蟬蛻矣。未幾元中亦薨。（僧仲躬云耳）

曾元寶

溫州平陽縣桂嶺裡東溪人曾元寶者，三子，長曰雄飛、次曰伊仲、季曰長翰。紹興丁巳夏初，幼子長翰縱走山谷間，睹小青衣容貌奇麗，夷然而前，曰：「真仙欲邀君言少事。」長翰恍惚若驚，從而往之。縈迂行數里，至一林下，異香馥鬱，非塵俗比。俄有五女子、二從者擁蓋而出，珠璣盛飾，奇容豔粧，世所稀見，真神仙中人也。長翰愈驚其異，勉而問曰：「子為誰乎？」曰：「吾五人者，乃蓬萊島之真仙也，一曰仁靜字德俊、二曰仁粹字德材、三曰仁嬌字德懋、四曰仁玉字德全、五曰仁姝字德高。」顧二侍者曰：「此二人乃吾之嬪娥也，曰媚真、曰美真。吾於君家有宿緣，不遠萬里而來，君之昆季三人久雖富貴，然未有不學而自成者也。吾等博學談古，無所不至，欲師授汝等昆仲，以未知汝家君可否耳。可以此言白父兄，如其可從，即於汝居之前山頂巔營屋三室，几案之屬亦可略備，吾當擇日自赴。如不願從，亦無固必。」言訖辭謝，由故道而去。長翰彷徨不能自存，歸告父兄。元寶者欣躍謂眾子曰：「果吾家興焉！」如戒營室，累日而成，三子俟之。一日，果至，命其室曰山堂。仁靜作詩戒三子曰：「東晉生華氣，儒生頗好閑。所居得山堂，楹檻稍虛寬。森羅對草樹，曉暮清陰寒。灑掃布幾席，氣體粗可安。圖書雖非多，亦足侈覽觀。望令述事業，細大無不完。高出萬古表，遠窮四海端。於中苟得趣，自可忘癡癡。勉哉二三子，及時張羽翰。毋為玩嬉戲，玩取一笑歡。壯年不重來，光景如流丸。」自後教導日新，規矩峻整，小有違犯亦加捶楚。三人語人曰：「真仙雖日來夜去，某事不敢懈怠，無不知者。」它人罕見其形，但與人盃酌談笑，或有求文者，但展紙於案，惟聞墨筆削（劉金換亞）之聲，俄頃揮翰盈紙。一日，友人張彥忠大夫不信而謁之，得詩曰：「秀仙溪分一石崖，等閑居此象蓬萊。舉眸盡是山林趣，何必東都長者來。」又曰：「特承臨訪索詩篇，無愧高談振坐前。細柳真風渾秀異，佇膺論詔赴中天。」又曰：「曾統三軍執要權，妖氛掃盡復寧邊。鹽梅實是和羹手，共賀中興億萬年。」又曰：「忠心報國不辭難，竭盡英雄險阻間。孽寇生擒如拾芥，未饒三箭定天山。」又林小尹左司乃元寶親家也，亦謁之，得詩與辭，其餘賦論策題不可勝記焉。約自永嘉過會稽，語先太史雲在郡所目睹。別後，又錄其甥郭湯求彥同所敘云爾，馳寄書中。且云事有不可勝言者，其後不聞。

相字

趙元鎮、秦會之同作左右相，客言有術者善相字，甚奇，二公令呼來姑試之，各書一退字視之。術者熟視久之，曰：「左相行須引去，右相宜在中書。」二公問其故，曰：「左所書日下人遠，右書人向日邊。」已而果然。（趙晉望雲）

舒州刊匠

近歲，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開聖惠方。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錢不以時得，不勝忿躁，凡用藥物故意令悞，不如本方。忽大雷電，匠者六而震死者四，昭昭不可欺也如此！（蘇訓直雲）

楚先覺

廉宣仲布、呂安老祉二人同年生，且極厚善。既中第，聞有楚先覺者，以門術聞都下，二公相率往問卜，各以八字叩之。楚笑曰：「俱新進士耶？」復問姓氏云：「廉君目下又有小喜，不出明年即官中都，然終身官爵止於此矣。呂君後數年始入朝，便須進用。又數年，出而再入，為八座，將不得令終，蓋五行全似徐德占也。呂君亡後二十年，廉君始死。」二公以謂一時孟浪之語，不足信。未幾，宣仲為張子婿，明年以博士徵，已而坐妻黨擯不用。安老數年後始被召，遂登言路，未久遭逐，又數年再召，浸為大戎，提師淮西。兵亂，為其下所殺。宣仲雖以疾掛冠，今尚存，距安老之死，殆十八九年矣。術者之言有驗如此者，無異於毛十八仙翁也。

又，秦會之初罷右相，居溫州日，嘗邀街市賣卜者問之。曰：「相公明年再秉鈞衡，二十年間位極人臣，古今罕儔。代公位者，永嘉知縣沈該也。」其後果然，此尤可怪。（宣仲雲）

王子宣

王藩子宣，宣和間自侍從出帥秦州。一日，境內積雨山崩，令僚屬往視之，中有古穴甚大，棺槨悉無，旁有石匣，其內後有白金函，函置劍一口，甚鋒利，僚持以獻於子宣，子宣甚寶之。未久，子宣以憂去位，服終，後遷兵部尚書。會金人渝盟，京師倏擾，淵聖命子宣督師東南，奉使失指竄海上。時子宣兄鞞得兩浙提刑，分袂江表，子宣以是劍贈行，鞞攜以之官。治會稽，視事逾年，戎將胡人參嬰城判，執鞞於禹跡寺之禪省院。鞞長子素勇敢，聞亂，提此劍以赴難，至賊所猶格殺數人而入，卒為其黨所縛，父子俱斃於劍下。人參取以自佩，不旋踵，人參敗，劍不知所在，物之為禍有如此者乎。（子宣之子鉗自云）

汀州民

甲戌歲，汀州有村氓入山採薪，小歇樹下。旁有一石忽裂開，有老人頂帽衣白，自其中躍出，謂氓曰：「觀子骨格貴不可言。」因授以袞冕，使氓冠衣之。老人復入，石合如故。氓持以出，示墟中人。有桀黠者識之，遂群集不逞，得數百人，告以符命，推氓為首，剽掠邑鎮，未幾而敗。既就執，有司取其石觀之，無以異於它，而袞冕非外方所製，遂戮氓而焚其物。（方夷吾雲）

淮南士子